

河边的爱情

鲍尔吉·原野

爱情常常发生在河边。是的,包括江边和海边。读西汉地图,那时江河水全叫水,汉水、洛水、颍水、徐水,因此,爱情也常常发生在水边,在西汉。

耕作的人们聚居河流两岸,一般在北岸。受月亮潮汐影响,北岸地势高于南岸,不挨淹。他们劳动并“杭育杭育”地唱歌,累了发生爱情,以期小孩问世让更多的人投入劳动与爱情之中。据河而居,是所谓“流域文明”的肇始。良田(冲积平原)在河边,人就在河边,爱情也在河边。这是大的背景。

然而河边的秘密并没解释清楚。水畔还是一个美好的地方。试想,微风徐徐,月亮在水面荡漾,适合什么?爱情。爱情每每和美在一起。再者,“水”在中国哲学中代表着巨大的“阴”,有如太阳是最大的阳。阴司生育,阳管发展。阴潜藏,阳炫耀。阴阴柔,阳阳光。阴神秘,如爱情难以预测,如水一般。情侣在水边手握着手看滚滚逝水,水如爱情一般叠波、冲撞,回流以及远远奔走。没办法把爱情永远握在手里,它总要从你手里抽出手跑掉,像水那样。

如果爱情常常不发生在水边,那么连歌都没法唱了。“九九那个艳阳天来哟,十八岁的哥哥呀,坐在河边……”(电影《柳堡的故事》插曲)。“深夜花园里四处静悄悄,只有树叶在沙沙响”。(《莫斯科郊外的晚上》)“天色晚,云霭已暗下来。最后的晚霞消失在塔尖,水面上最后一抹光,和天空一起暗淡”。(歌剧《黑桃皇后》,丽沙和波丽娜的二重唱)。

歌声中的爱情全都发生在水边。不妨说,如果没有河(爱情还是有的),但爱情歌曲就少很多。

比流行歌曲更早的古诗词,也在描述“爱情常常发生在河边”这一命题。

《古诗十九首》排列第六“涉江采芙蓉”。诗曰:“涉江采芙蓉,兰泽多芳草,采之欲遗谁?所思在远道。”诗写得非常好,与《饮马长城窟行》相媲美。“青青河畔草,绵绵思远道。远道不可思,宿昔梦见之。”

爱之时,并不推重含蓄,“花堪折时直须折”,这是说实施过程。诉诸诗文,蕴藉就胜过直白。“快快划哟,小船在飘荡,你可忘记美丽的衣裳,但你不要把我遗忘”。(印尼民歌《划歌》)这些话和“绵绵思远道”完全不同。歌曲是当下的直诉,诗文是之后的回想,两者不一样。

水让人美。“可爱的金发洗衣女,阳光摆弄你宽沿灯芯草帽下的金发。你弯腰,风吹起带有野蔷薇香气的白罩衫”。(法·马拉美诗)

还有一首更古老的诗,曰:“关关雉鸣,在河之洲。窈窕淑女,君子好逑。”(《诗经·周南》)雉,是渔鹰。洲,是“位于水中的、于高潮时露出水面的陆地部分。”关关,是象声词。之后,爱情来到河边……

随笔

漫谈

无可替代的黄裳

李辉

就能够传下去。

我当年还为大象出版社整理了黄裳的《来燕榭书札》,那里面有黄宗江、周汝昌、杨苾、范用、姜德明的一批信。当然也有我本人的一些信。

之前每年我都会到上海几次,每次都会去黄裳先生那儿。我也给他出过好几本书,包括《黄裳自述》。黄裳先生是没有回忆录的,我就从不同角度,帮他出了一个自述。

书编辑完成并出版后,我给他送书过去,他也非常高兴,还拿出了88年的茅台酒,弄了一大锅大闸蟹,我俩就开始喝酒。那会儿他已经80多岁了,酒量还是很好。

所以说,虽然看上去木讷,但他其实还是一个很可爱、很好玩的人。我还为黄裳在大象出版社出版名人珍藏系列,第一部就是他的《劫余古艳》。第二部是《梁漱溟往来信札手迹》,请他的公子梁培宽提供出版。

他是一个很好玩的、兴趣广泛的人。他晚年的时候



黄裳在沪寓(照片由本文作者提供)

很想写柳如是,为此去了常熟等地。他也写过南京,写杭州,写自己到苏州的旧书店买各种各样的书的事。

他是一个兴趣非常广泛的人。他不仅藏书,最早他是学英文的,他会开坦克,他会翻译坦克手册,当年他是这样的一个人。他开初学的是理工。而他的第一本书则是上世纪40年代末由巴金的文化出版社出的。

黄裳先生著作甚丰,晚年尤以散文与书话而著称。今人更多看重他的藏书家的身份。实际上,他本人则更看重作家身份。

在文坛,黄裳是个特例,他起到了一种承上启下的作用,将“五四”新文学和中国

传统文化衔接在一起,与他同龄的作家,很少有人能做到这一点。

其实,黄裳并非只是为藏而藏,他早把欣赏藏书作为生活的一部分。我曾对一位朋友说过:“他是真的喜欢书。有人认为黄裳藏书很大的原因是为了挣钱。但如果单纯为了钱,他就不会将鲁迅手稿捐献出去。”

一位酷爱藏书的作家,如何料理藏书,是他个人的权利。我更欣赏的是他对书、对文化的那份情感。

多年来,我陆续收藏黄裳著作数种,又替他编选与整理出版著作三种,特请先生一一题跋,也算难得的纪念。

语

静谧里藏着与世隔绝的温柔

介子平

天天开心,开心看世界,日日落俗,万物皆可可爱。能与一棵树为友之人,内心的纯洁成分高于污浊。

临春风,心浩荡;望秋月,神飞扬。草木虽无情,却是知时知节,从不让人错付真心。然候时之花,又误佳期,同在等候,可惜不是同一班车。世上本没有我们,遇见你,便成了我们,最终却难以成为朋友,只算球友,地球的球。眼睛跟着人跑,一个人对一个人的善意或敌意,另一个人只需一个眼神便能感觉到。不是所有的喜欢都可说出口,月下怀人,对影成三,世事难料,也包括世人难料。

残风晓月,凄清宁静,

花在杯中,月在杯中,偏偏有人靠爱活着,却是玉面薄心负心汉,一寸相思一寸灰。忽闻古调,思念沾巾,但凡缺少重情重义的品性,便不会有情天恨海的绝唱,可惜听懂的人都已老去。先断了深情,再戒掉念念不忘,只浅忆,不联系,只关注,不打扰,不回消息时,一直敲门便是不知趣不礼貌。今日相逢,何以相赠,相识已是天上签,不后悔为此所付出的一切,只是以后不会再有。不为低成本的付出感动,便是理智。过日子哪有什么大道理,生活全由小常识结构,一生最重要的教育,皆由自我完成。

终日碌碌,以为自己很

重要,待到南墙取暖年纪,方体会出玉环飞燕皆尘土的寡淡。《红楼梦》十二支曲中有句话:“说什么,天上天桃盛,云中杏蕊多。到头来,谁把秋捱过?”鸡寒上树,鸭寒下水,树寒落叶,草寒枯黄,谁也捱不过,看上去惟有松色不肯秋,只是冻成了一根根的尖刺。白云亲舍,落月屋梁,秋高气爽爱自己;阳光正好,微风不燥,每于寒尽觉春生。若以古稀充少年,便是违时反季节。语言到不了的地方,文字可以,争取得不来的东西,放弃可以。

婉转奇丽,茂密有致,我心欲与四时语,楼下摘得一枝春;今生卖花,来生漂亮,人世难逢开口笑,菊花

须插满头归。好心情不常有,正因如此,“一个人要以无生之觉悟为有生之事业,以悲观之心态过乐观之生活”,顾随的话,有着当代人的思辨性。眼前生意满,世上苦人多,悲观与乐观,一体两面。生活中的你,如牛负重,步履维艰;余事做诗人,性情孤傲,不谐于俗。

三秋过后,繁华散尽,意境荒寒,超然出尘,静谧里藏着与世隔绝的温柔。《百年孤独》里有句话,“人生的本质,就是一个人活着”,越是孤单,越是相信星际家人的存在。倘若存在,来年春发生,倘若不存在,便永远停留在了这个凉飕飕的冬天。

连载

他顿时眼里放出光来,像接待亲戚一样殷勤接待我。当执礼焚香,挺身跪拜在大舜和两位姑姑面前时,我却不知该如何祈祷了。然后我只能发一声叹:大舜,远古的圣王啊,我还能重新振作,成就一番功名吗?大舜无语,两位姑姑无语。他们三个端坐在那里,夫唱妇随,恩爱有加,让人羡慕。多少年来,人们只记住了尧天舜日的功业,忽略了舜帝伉俪情深的美满姻缘。两位姑姑对大舜事业的帮助、对丈夫的热爱,更是彪炳千秋成为美谈。读《红楼梦》知黛玉号为潇湘妃子,却少有人知湘妃和湘妃竹的由来正是舜帝和娥皇、女英的爱情绝唱。当年,帝舜年老时,去烟瘴之地的湖南平叛,重病于荒山,两位姑姑闻讯千里赶往照顾。风尘仆仆赶到时,大舜已经离开人间。两位姑姑连日痛哭,

血泪斑斑洒于竹林,至今湘地竹子都是泪痕斑斑。后人纪念娥皇、女英对大舜至死不渝的真情,尊二位姑姑为“湘妃”,把那些渗透斑斑血泪的竹子称为“湘妃竹”。

出门时,守庙的小伙热情相送。也许,他不多见有人给功德箱里放那么多钱。和舜的故乡洪洞万安那个历山的恢宏大庙相比,舜王坪的小庙的确寒酸了些,但它同样承载着舜帝的不朽功绩。但也许是我俗了,小伙真是把我当亲戚看待。我站在庙院门口,面对着白茫茫的雾海,在这个残破的石头小庙前,我仿佛站在孤岛上的鲁滨孙,望眼欲穿,却看不到汪洋大海上的桅杆,更望不到那歌舞升平的人间的海岸线。但我真的听见我冷灰一般的心里有水声潺潺,它开始流淌着爱意的暖流,像阳光照射到远古的冰



37

李骏虎 著

山西人民出版社

《文明叶脉——中华文化版图中的山西》节选

川,就要结束千年的冰冻。

我来到沁水,没有寻见沁园,未曾得见公主的芳踪,却有幸领略到她温婉恬静的美,她清新脱俗的花容。我拜谒舜王坪,更惊喜地得见两位姑姑的神仙仪容,更对她们的爱情心悦诚服。我不虚此行,在沁河

的芳踪里,不仅有汉帝挚爱的公主,更有舜帝的两位爱妻。远古的绝唱和爱情的神秘都在沁河的波光里浮现。这是一条功业之河,更是一条爱情之河。然而谁能告诉我:我的事业,我的爱情,也能不虚此生吗?没人能告诉我,我只能让我的公主在心头端坐。依然独自撑着伞,从舜王坪下到西峡,偶然驻足,仰头望着云山雾罩的摩天奇峰。当云雾流转之际,高崖峭壁上幻境隐现,仿佛天官的琼楼。而眼前不远,在西峡的霏霏细雨中,有一对年轻人在这分不清天上和人间的美景中拍摄婚纱照,新娘身上的白纱和山间流动的云雾相接,仿佛仙子下凡。就是这样,不幸的人眼前的迷雾,也是幸福的人眼里的天堂。但我愿意用真挚的微笑和热切的眼神为他们的幸福祝福,然后,微笑着转身而去,独自撑着一把伞。

据说,生命是可以轮回的。那么,当千年之后,是否有人能认得出我哀伤的眼睛?我愿意化作这沁河里的一根水草,在她的柔波里招摇。

北地树

北地树,月华清凉

就算是北方省份,也有着明显的南北差异。从太原往北走,一路走高,树木的姿态变得内敛,枝和叶都往里收,收成一束朝着天空高举。叶片极小,像鱼鳞,遍体都是,连主干都不放过。这样的树木都聚集成林,密集生长,这里一簇,那里一簇,或在山洼,或在路边。所以北地的树少有成材,多是因为主干自根部就多生旁枝,且树间距过小,密密匝匝拥挤着过集体生活,没有过硬的自身素质和足够的发展空间长成参天大树。就连树林也称不上,顶多算作树丛。

随笔

张朝曦 作